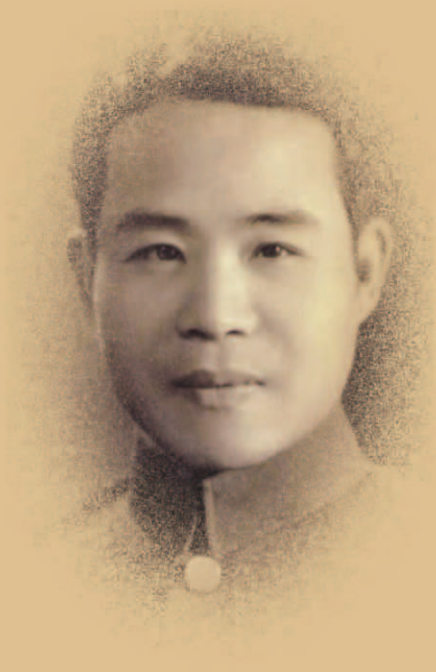




一枝
不该凋谢
的白色花

阿垅百年纪念集

北京鲁迅博物馆■编



黄河出版传媒集团
宁夏人民出版社

一枝
不该凋谢
的白色花

阿垅百年纪念集

北京鲁迅博物馆■编



黄河出版传媒集团
宁夏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一枝不该凋谢的白色花:阿垅百年纪念集 / 北京鲁迅
博物馆编. —银川:宁夏人民出版社,2010.11
ISBN 978-7-227-04590-8

①—… II. ①北… III. ①阿垅(1907~1967)—纪念文集
IV. ①K825.6-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0)第 225270 号

一枝不该凋谢的白色花
——阿垅百年纪念集

北京鲁迅博物馆 编

责任编辑 刘建英
封面设计 沈家菡
责任印制 霍珊珊

黄河出版传媒集团 出版发行
宁夏人民出版社

地 址 银川市北京东路 139 号出版大厦 (750001)
网 址 www.nxcbn.com
网上书店 www.hh-book.com
电子信箱 nxhhsz@yahoo.cn
邮购电话 0951-5044614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刷装订 宁夏华地彩色印刷厂

开本 787 mm× 1092 mm 1/16 印张 15.5 字数 210 千
印刷委托书号 (宁) 0005673 印数 800 册
版次 2010 年 11 月第 1 版 印次 2010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书号 ISBN 978-7-227-04590-8/K·580
定价 38.00 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怀念爸爸

■ 陈 沛

今年是爸爸阿垅诞辰 100 周年、离开我们 40 周年的日子。1947 年 6 月 26 日,爸爸在写给我的一首诗中^①,对我说:“你的母亲,还有,我,你的父亲,除掉祝福,没有遗嘱。”

多年来在手头,我没有爸爸的文字遗嘱。在记忆和视线模糊的时空,只能用心呼唤着:爸爸!妈妈!除了用心灵去感受爸爸的祝福,其他,什么都没有。

爸爸出生于 1907 年 11 月,至今,谁都说不出生辰;他把 1937 年在上海参加“八·一三”战役受伤的 10 月,视作自己“再生的日子”。而在 30 年后的 1967 年 3 月 17 日,在悲愤和冤屈中,在病痛的煎熬中,在没有亲人和亲情的环境里,爸爸永远地离开了我们^②。

……记得有一年,大约在 1966 年 12 月底,在那场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中,我被社会视为“狗崽子”^③。一天我被通知到工厂保卫科去,说有人找我。当我怀着惴惴不安的心情走进保卫科时,看见两位陌生人。保卫科的负责人向我介绍到:这两位同志,是市公安局的。他们其中一位随后向我说道:“你父亲因患重病,要见一见你。”

自小时候与父亲分别后,我一直没能再见过他,他从我的生活中彻底消失了十多年。而这些年来社会向我灌输的则是:阿垅是胡风分子!胡风是反革命!阿垅是反革命!父亲的称谓与“反革命”的概念牢牢地绑在一起。当时



“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的“文革”红色恐怖正笼罩着社会的每一个角落,我自然不敢,也不可能去见爸爸。当着工厂保卫科人员的面,如果我同意去见弥留中的“反革命”爸爸,工厂里的造反群众很有可能,让我也随爸爸到另一个世界去了。于是我表示拒绝去见面。公安局的人又说:还有一些父亲的东西,要我去处理。我也只能硬着头皮表示拒绝接受。第二年的早春,天气奇寒,阴霾的云,好像刮着风,下着雨,在一片肃杀的凄风苦雨中,爸爸终于熬不过去了,一颗赤诚的心停止了跳动。“文革”后听人说:爸爸在临终前,骨头都碎了,有的地方断成了好几节,遍体鳞伤。而他的心灵创伤,想来比身体的病痛更让他痛苦。他带着期盼、带着悲愤、带着伤痛、更带着心痛,就这样离开了人世,离开了亲人,离开了他终身热爱的文学事业。

有关部门当时指示:就地火化,不留骨灰。是一个好心的殡葬工人,悄悄地把爸爸的骨灰放在一个小木箱里,埋在墙边的角落,这才使爸爸的骨灰保存下来。每每想起此事,泪水就模糊了我的视线,但我只能隔着星汉、隔着银河、对着鸿蒙的太空,呼唤:爸爸你在哪里?我对不起你呀!你听得到吗?爸爸!

我七个月时,就没有了妈妈。爸爸当时在国民党军事机关里为党做地下情报工作^④,我则由才十几岁的四姨妈在成都带着。爸爸人在重庆,又要工作,他只能尽量抽时间到成都来看我。因收集军事情报送中共地下党的事被发觉,他于1947年5月出走逃亡;以国民党中央军校教育长关麟征署名的通缉爸爸的通缉令到了重庆后,爸爸只有东下南京,也就无法照顾我了。直到1950年8月,我由四姨妈带到天津,才又回到爸爸身边。从那时至1955年5月,不到五年的时光,我和爸爸在一起。我的到来,使爸爸又高兴,又发愁,当时的我,十分顽皮,爸爸又要工作,又要带我,无奈之下,只好把我送到和平保育院,后来我又进了实验小学。这样,只有星期天和寒暑假,我才能和

爸爸在一起。最初的时光是美好的,虽然爸爸当时已经因《论倾向性》和《略论正面人物和反面人物》两篇文章遭到批判,但年少的我仍然在爸爸的呵护下幸福地成长。一天早晨,我睁开眼睛告诉爸爸说:“我做了一个梦,梦见一座桥断了,后来我拿着一朵小花走过去时,看见桥又升起来了。”为此,爸爸写了一首诗,题目就是《孩子的梦》。诗这样写道:

孩子,清晨从梦中醒来;
他告诉我:
他在走路,桥断了,
但他拿着一朵小花走过去,
桥,又升起来了。

1954年夏天,我因玩晒阳纸^⑤得了中毒性肝炎,爸爸只得在家里护理我。白天爸爸陪着我,为我讲《西游记》,晚上再继续他的工作。在爸爸的陪护下,听着《西游记》的故事,我十分高兴。爸爸把整本的《西游记》讲了一遍,故事讲完了,我的病也康复了。那年夏天,爸爸又带我去北戴河,到海边游泳,去西山爬山,进果木园采摘,那是我童年记忆中最美好的时光,我有爸爸的爱,也有爸爸替妈妈给我的爱。

1955年5月,更大的灾难降临了。自1950年以来^⑥爸爸原本就一直遭受着不公正的待遇,记得那年5月初,星期天我从学校回家,从爸爸略带微笑的脸上已经透出冷峻,他不像往常那样给我讲故事、陪我玩,只见他忙碌地烧着信件、文稿等。很多年以后,我才知道,爸爸为了保护许多友人,把来往的信件等都烧毁了。

第二个星期天我再回家,形势已经急转直下。我进家门后,发现有许多



陌生人,爸爸解释道:这些都是出版社的叔叔。实际上他们都是公安局的,爸爸已经被软禁了。为了便于搜查,公安局的一个叔叔带我去很远的第二工人文化宫玩,途经市中心的滨江道外文书店时,我要买书,结果买了一些明信片。回到家里,爸爸意味深长地对我说:“以后要节约,不要乱花钱。”紧接着,我就被带回了学校。那天家中没有往日的温馨,没有欢笑,爸爸的几句话,就是对我最后的嘱咐和暗示(当然我是听不懂的)。这一次回家,也是我和爸爸的诀别,以后,我再也没有见过他。虽然,爸爸仍然留在我幼小的心灵里、记忆里,但他的影像却越来越远,被割断的亲情和思念,只能在超越的时空中,相念、相接。

004

1966年,一天我突然接到中断了11年联系的爸爸的来信^⑦,寄信地址是:新华路7号。爸爸在信中说:以后的事情以后再说,让我好好学习马列的书,并列出了许多书目。我诚惶诚恐,把信交到保卫科,几天后保卫科通知我:信没有问题,可以回信。可不明案件真相的我当时表示:拒绝来信,把信退了回去。就这样我把爸爸的心一起退了回去。紧接着,“文革”来了,爸爸含着冤屈,睁着眼睛,离开了我们,离开了他为之奋斗了终身的革命事业和文学事业。他为这块土地流过血、负过伤,他也为深爱的亲人、朋友和同志流过血、负过伤。他走了,带着遗憾,带着伤痛,去了,去找妈妈了。直到1980年^⑧,压在爸爸身上和心上的冤案才获得平反,但是他本人没有等到这一天。

可以告慰爸爸的是:过去了这么多年,社会没有忘记他,朋友们没有忘记他,不仅为爸爸伸张了正义,而且先后为他出版了二十人合集《白色花》、报告文学集《第一击》、抒情诗集《无题》、诗论选集《人·诗·现实》、小说《南京血祭》(并被翻译为日文《南京恸哭》)、日文《现代中国诗人阿垅诗集》、《中国新诗库》第8集《阿垅卷》、诗集《无弦琴》、《风雨楼文辑》、《垂柳巷文辑》、《后虬江路文辑》、《阿垅诗文集》等遗作。今天,大家又聚在一起,纪念他的百年

诞辰,并研究他的文学创作成就。还可以告慰爸爸:他的孙女现在是医学博士、神经内科副主任医师,论文曾在柏林神经内科医学年会获一等奖,在国内也多次获奖;他的孙儿,是微电子科学硕士,在外企任项目经理,研发出多种具有国际水平的芯片。他唯一的儿子也正在为整理他的遗稿继续努力着。他虽然没有留下遗嘱,但却留下了丰富的精神遗产。我想:爸爸虽然远在上天,但他肯定会点头微笑的。

注释:

①见《无弦琴》一书《笑着吧,好的》。

②1967年,父亲因患骨髓炎于3月17日病逝于天津新生医院。

③1955年5月到1961年8月,我靠父亲的遗存稿费,在公安局的监护下完成小学和初中学业。因为父亲稿费已用完和家庭出身问题,1961年我被安排到天津市第一技术工人学校学习,1963年8月被安排到汽车运输四场当铣工。

④1944年春,爸爸遵照党的指示考入国民党陆军大学第二十期。去成都实习时晋升为中校,继续为党做情报工作。在成都,他与平原诗社的方然、芦甸等友人往来,并开始了以诗歌评论为重点的文学评论写作。同年5月8日与妈妈结婚。

⑤把照相底片用晒蓝图的拷贝纸放置在阳光下晒,后放到水中显影,得到蓝色的照片。

⑥1950年,爸爸因《论倾向性》和《略论正面人物与反面人物》两篇文章遭受批判。

⑦1966年2月,被关押了11年的爸爸,在天津市中级人民法院被判处有期徒刑12年。8月2日,曾被天津市中级人民法院宣布“予以提前释放”,但因“文化大革命”并未实现。

⑧1980年9月,中共中央发出文件,肯定“胡风反革命集团”案件为错案,对此案株连者予以平反,恢复名誉,宣布阿垅“为革命做过不少有益的工作”。11月6日,天津市中级人民法院撤销对阿垅的原判,宣告无罪。12月23日,中共天津市委对阿垅进行彻底平反。





目录

CONTENTS

001 怀念爸爸/陈沛

纪念

003 纪念阿垅/贾植芳

004 我说阿垅/牛汉

010 再谈阿垅/李离

017 阿垅百年祭/于行前

019 想着阿垅……/罗紫

022 为历史赎罪/朱珩青

——说阿垅

024 可以被压碎 决不被压服/晓风

——记诗人阿垅

041 阿垅的“检讨”是一种自我牺牲行为/明心

051 真理是否值得捍卫/彭小莲

——纪念阿垅先生诞辰 100 周年

056 他是大勇者/冯异

——阿垅印象

论文

063 要孤心作战 以血为书/绿原

——读《阿垅诗文集》的新体诗

- 075 阿垅的诗论/罗洛
——《人·诗·现实》序
- 085 《阿垅诗文集》序/林希
- 088 阿垅的文学成就及其文学史意义/周燕芬
- 101 阿垅诗论的文学史价值/李怡
- 106 我观阿垅的《南京血祭》/周正章
——写在阿垅诞辰百年、逝世四十年之际
- 118 阿垅对现实主义理论的坚守与探索/王丽丽
——对1950年那场理论批判的回顾和再探讨
- 144 重读阿垅的两篇“问题”论文/叶德裕 张祖立
- 151 现实主义诗学的独特建构/钱志富
——简述阿垅的诗学贡献
- 169 简评阿垅的“诗论”/王玉树
- 176 永远的“白色花”：阿垅论/陈敢 翟大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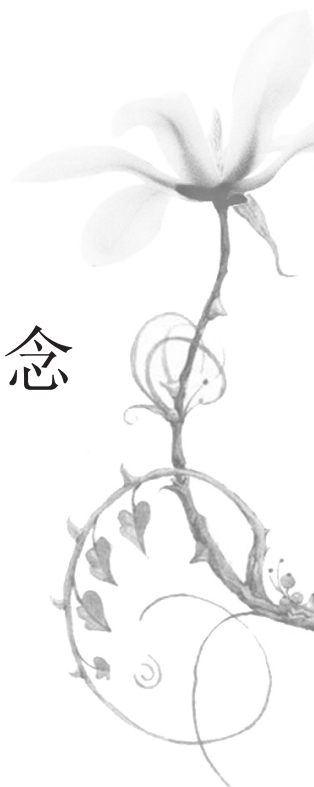
史料

- 199 阿垅诗抄·遗稿·遗言/周良沛(辑注)
- 216 阿垅书信/袁伯康(整理)
- 233 阿垅年表简编/耿庸 罗洛(编写)
/绿原 陈沛(修订)

- 239 编后记

纪念

JI NIAN



纪念阿垅

■ 贾植芳

阿垅是一个内向的人,为人一丝不苟,制服扣着风纪扣,见人要敬标准的军礼,话语不多。这是我1940年在西安初次见到他的印象。当时他因在延安训练受伤,到西安来养伤,期间写了《南京血祭》。他亲身参加过南京保卫战。这本书曾获得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的征文奖,但直到他死后20年才得以出版。我们初次见面也是唯一的一次,此后就再也没有见面的机会。尽管因为历史的拨弄,我们之间有了越来越多的共同点,共同分享了历史的耻辱和光荣。耻辱被证明是强加的,但在具体的承受过程中,却真实而沉重。在我们这些人中,能够像阿垅那样始终坚信,并且堂堂正正地大声说:“从根本上说,‘胡风反革命集团’案件全然是人为的、虚构的、捏造的!”这样的人毕竟不多。而且他还在“人为的、虚构的、捏造的!”这每个字下面加上了着重号。“可以被压碎,决不被压服”,这是他的遗言,也是他的性格和命运的写照。历史证明了,他是正确的;历史还证明了,他是好样的。我为曾经拥有这样的朋友感到荣耀,也为过早失去这样的朋友感到悲伤。在我年富力强的日子里,我没有机会公开表达对他的敬意和纪念;现在我很欣慰,能够在自己年迈昏聩之前,借“纪念阿垅百年诞辰学术研讨会”的机会,略微弥补历史的遗憾。

最后,我还要借这个机会问候阿垅的后代和幸存的朋友们。大家保重。



我说阿垅

■ 牛 汉

在所谓“胡风集团”的一伙人中,我最感念敬佩的是阿垅。胡风是前辈,是一个象征。从感情上,让我最感到真诚的人,最佩服的人,是阿垅。阿垅给我的感受特别难忘。阿垅对诗、对人生,都十分真诚,给我圣洁的力量,我一生忘不了他,不能对不起他。包括天水诗人安芮。他们死了,我为什么要活着?我是替他们活着,战斗。

最早知道阿垅,是1941年左右在《诗垦地》上,他原名陈守梅,又名陈亦门,曾用笔名S.M等。后来看他的诗、报告文学。他的诗不是政治口号,有激情,很热诚,很真诚,很深厚。他的创作有个人的真实人生体验。他不会放弃自己的追求,有脾气。他在别的刊物也发东西,发诗,和其他题材的东西。比当时的绿原和我都更有成就。

我跟阿垅的见面是在见胡风之后。大概在1950年左右,他从天津来北京看朋友,带着一个男孩,住我们家。当时是在西裱褙胡同,我跟老伴和孩子住一间,他和孩子住靠东边那间房,住了两天。他白天出去,晚上回来。他当时在天津文联工作,当过天津作协编辑部主任。当时,《人民日报》对阿垅进行了批判,他做了检讨。

1952年前后,在胡风北海后边的太平巷家里有一次聚会,又见了阿垅。这一次给我印象很深,并不是胡风说什么他就点头。他跟胡风辩解,自信,不轻易放弃自己的观点。这让我看出,胡风周围的人,观点并不完全一致。胡风政治上谨慎,阿垅更率直。

跟阿垅的接触不多,就这么两三次,但跟他的接触让人有一种感觉:他

的神情总是悲抑的。我一次也没有看见过他大笑,但性格并不是消沉,像一块石头,有金属的分量和光彩,很难感动他。

我们有过通信。我在部队时出了书,寄给他。我的一本诗集《在祖国的前面》,大部分是在抗美援朝期间写的诗,寄他请教。他不像别的人那样只赞扬、肯定,有批评。说得很诚恳,说结构不完美。

阿垅一生在感情生活上、社会活动上,非常曲折。阿垅参加过黄埔军校、抗战时期,也参加过上海保卫战。抗战初,他在延安上抗大,后因为生病,到国民党统治的地方治疗。党给他任务,指派他到国民党的陆军大学去,给党提供机密情报,是被派打进国民党里的。他主要在江浙一带活动。他默默地为党做了很多工作,为党提供了很重要的情报。在1955年所谓“胡风集团”事件中,却被当成特务。1967年他因骨髓炎病死在天津的监狱里。阿垅这个事,黑白颠倒,最令人气愤!

阿垅是非常正直的,我很敬仰他。阿垅现在平反了,但作为人,他的一生充满了血泪。郝潭封跟我谈,要我反思。我领会,要改变自己的人生态度,不能狂躁,不能过于简单。

第一次知道阿垅被捕后在狱中的材料,是听贺敬之在1982年或1983年在中南海西门中宣部开的成立现代文学研究室的会上讲的。当时去的人很多,老人都去了,我去了,唐弢也参加了。贺敬之在会上讲,看到阿垅写的最后一份材料,哭了,流泪了。贺敬之是在中宣部看到的。后来持有这个材料的王增铎要来见我,我不见,叫他交给“史料”发表。材料写得很真实,是原件,发在《新文学史料》2001年第2期上。信不长,看一看,就能看出阿垅是什么样的人。

审讯员,并请转达:

这份材料,是由于管理员的提示而写的。其中的话,过去曾经多次重复过,不过采取的形式有些不同而已;事实还是事实,还是那样,没有产生新的东西。但管理员提示,可以反映上去,推动问题的解决。这当然好。

我还需要说明:一、这份材料,是一份内部材料。二、为了揭露事物的本

质,为了指出事实真相,为了说话避免含糊,我不用避忌隐讳,单刀直入。这点请谅解。

首先,从根本上说,“胡风反革命集团”案件全然是人为的、虚构的、捏造的!(重点是原有的,下同)

所发布的“材料”,不仅实质上是不真实的,而且还恰好混淆、颠倒是非黑白,真是骇人听闻的。“材料”本身的选择、组织和利用,材料发表的方式,编者所做的按语,以及制造出来的整个气氛,等等,都说明了、足够的说明了“案件”是人为的。现在,我坦率地指出:这样做,是为了造成假象,造成错觉;也就是说:一方面歪曲对方,迫害对方,另一方面则欺骗和愚弄全党群众,和全国人民!

因此,我认为,这个“案件”,肯定是一个错误。

就像巴西政变当局一样!就像“松川事件”一样!但那是资产阶级政权,那是资产阶级政客。

如果一个无产阶级政党也暗中偷干类似的事,那它就丧失了无产阶级的气息,就一丝一毫的无产阶级的气息也保留不住了,那它就成了假无产阶级政党了!

何况被迫害的人,政治上是同志,并非敌人。

即使是打击敌人,也应该用敌人本身的罪过去打,不能捏造罪名,无中生有,更不能颠倒是非,混淆黑白。

在“材料”中,歪曲事实真相的地方并不是个别的。其中的一些,本身就含有明显的矛盾点,如果有人细心观察,这些本身已经暴露的矛盾是不难揭露的,因为,人是并不厉害的,事实才是真正厉害的。因为,事实有自己的客观逻辑,事实本身就会向世界说话。因为,事实本身是历史的客观存在,它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哪怕是一个一时巧于利用了它的人的意志,对它,到最后也是全然无力的,枉然的。历史就是这样告诉我们的,马克思主义就是这样告诉我们的。国会纵火案不是已经破产了吗?!……

谎话的寿命是不长的。一个政党,一向人民说谎,在道义上它就自己崩溃了。并且,欺骗这类错误,会发展起来,会积累起来,从数量的变化到质量